

藝術新聞

藝術新聞

展覽 | EXHIBITION



青年侯俊明

掰

Break  
Youth Hou Chun-Ming

策劃 | cans@project

策展 | 李玥瑱、姜盈謙

贊助 |  MIMESIS CAPITAL

C  
A  
N  
S  
P  
A  
C  
E

開幕 5/15 15:00

2021 5.15 - 5.31

茶會

5/22 (六) 14:00 「罐空間」成立10週年茶會暨烹雪韻新茶發表會

週年

罐空間  
C  
A  
N  
S  
P  
A  
C  
E

台北市麗水街9號 No. 9, Li Shui St., Da-an District, Taipei, Taiwan  
Tel: 886-2-2321-6680 [www.facebook.com/CANSBOOKSHOP](http://www.facebook.com/CANSBOOKSHOP)





台北「罐空間」成立至今已10年了！5月18日，原本是創辦人劉太乃妻子孟娟逝世的日子，但他相信被上帝拆散的人，應該還會在來世相聚。因此化悲傷為力量的把這一天作為「罐空間」的開始。

## 青年時期侯俊明 「掰」開慾望的門戶 授以野性的胚胎

文 / 李玥瑛

1963年出生於台灣嘉義縣六腳鄉的侯俊明，慣以「六腳侯氏」署名，在台灣尚未有美術班的年代，自小其父親便替他尋覓地方美術老師啟蒙，一直到大學才正式進入藝術學院受正規體制訓練，在藝術學院與畢業當兵這兩個階段的創作與經歷，可說是授以他日後創作的重要雛形。今次在台北「罐空間」展覽【掰】以倒敘視角，觀看著他如何孕育這一個胚胎，植入於他生命中的胚胎代表「創作的成長」，這不斷變形長大的驚世「胚胎」，其育成的養料含兩大主體：向外回應嚴峻社會風氣與與向內整合情慾的自我。

胚胎隨著創作歷程漸長為成熟的主體，這個主體具有成熟的野性，裹著人性的慾望、情感的孤獨與靈性的聖潔，這樣的三位一體，當然隨著侯俊明的生命的歷程還不斷地在再變異。而藉由展覽【掰】回望侯俊明的青年時期，穿插他常年自我揭露與療癒的探尋，仿若當年不知其所以然而重擊的生命跡痕，也被慢慢被梳理撫平…

### 藝術學院 — 情慾與體制的閹割

回到最早年的創作，青年時期的侯俊明，在生理的盛年，情慾似乎理所當然是解開自我的破口，在侯俊明的自白裡，他大膽而實誠地揭露「因壓抑性慾而導致的胃潰瘍，我以創作做為自療」，而此次收藏展【掰】所展出他於退伍之後的作品〈歡樂無限〉，或許可說是以此為前提的情慾「出道作」，這

張從身體長出的新的人頭（胚胎），也可以說是他重生的人格自我，此手稿作品後來也更成熟地被呈現在1992年的《極樂圖懺》版畫系列中的《重生圖》。

若從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情色論》一書的序言中「性是一種打破個人不連貫的溝通行為，在巴塔耶的泛性視野中，任何寫作或閱讀行為，甚至任何涉及溝通、交





碧潭松下靜坐

圖畫紙、水彩

206 x 168.5 cm

1988

碧潭松下靜坐

我把玻璃罐 隨同我的戒子一起封住  
沈入碧潭 我很不安  
很希望可以藉由 茹素 讀經 靜坐  
消弭愧疚罪惡感

六腳侯氏 二〇〇七于苑裡





劉太乃一直在想，要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辦個什麼樣的展覽？最後他決定要辦一個侯俊明作品收藏展。因為這批展出作品是他和太太向好友侯俊明所購藏的畫作。與侯俊明同歲的劉太乃，與其相知相惜三十多年，說是他最早的藏家，不如說是致力保存其作品的守護者。

流、連結的行為，均可被賦予情色的聯想，而成為交配」的角度而言，侯俊明藉由創作「重生」新的自我，不被社會審查的自我，透過這個新的自我去找尋親密的歸屬之地，也是他後來在白裡常提到的：以創作各種手段與方式所達到的「親密性」。

然而，自小聽從師長安排而乖順甚至疏離於同儕的侯俊明，是怎樣被引領直面真實慾望與對親密追尋？他談道：「我整個求學過程都是聽老師話的乖學生。而且因為我是榜首進入藝術學院（現為台北藝術大學）美術系第一屆。因為第一屆的學生，所以很有使命感。當時很認真在遵循老師的指導，加上大學後期有個從法國回來的老師叫陳傳興，帶著我跟幾個同學做了體制外的教學，去高雄看龍發堂、去台南看陰廟作法、去蘭嶼看原住民。所以後來的創作受這個老師的啟發，包括做台灣田野，宗教民俗，或者個人內在的創作都跟這個老師有關。當然在這個氛圍底下，我的創作是越走越開放，順著老師的指導在走的。」

這種初始單純繪以性器與交媾等等逾越社會禁忌的直觀親密，卻在當年剛解嚴的社會風氣，與傳統華人價值觀框架的雙重夾擊之下，顯得突兀。因為侯俊明的創作在「自我揭露」的前提下，跨過社會禁忌的底線，讓他第一

次公開的創作便毫無疑問得到了公審。昭告天下的慾望，讓「歡樂無限」成了他被體制解放後又被壓制的諷刺，此次展覽作品《百駿圖》這張繪以男性龜頭作為馬頭的作品，為當時畢業展的作品之一，但在學院的體制的底線下，於畢業展上被要求撤下。

侯俊明談起這段憶道：「其實老師是接受的，但他們會有來自外部壓力。我記得在畢業以前，我想在學校辦一個學習的回顧展，回顧我這一路的成果。但我跟系辦公室申請場地的時候，系主任要我聲明，我的創作跟學校無關。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因為他們在跟我做切割，可是我卻覺得我是個好學生，完全順從老師的教學方針在做創作。後來我的畢業展，展到一半，我的指導老師來找我說，我作品要撤下來，否則我不能畢業，他們也會沒有工作。」

創作的胚胎剛萌發意識，便迎來第一次被體制斬首，但這個頑強的胚胎並未胎死腹中，這個由青年侯俊明鬥士般的意識所長成的「胚胎」不甘心被割首，顯然易見，他因此踏上循頭之路，比如從〈兩個愛人〉與〈抱著愛人的頭在林子裡奔跑〉兩件作品可顯然易見，侯俊明開始不僅尋覓自己的面孔，也佔有親密他者的面孔。



此作品為一九八八年服役期間發表於西門町永漢文化會場〈小女人〉作品群中的一件。當兵沒有自己的時間與空間，乃以簡單的材料進行快速書寫性的意象表現。

大姊在一九八三年過世後我曾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裸身睡在大姊墳前，我並不明白這夢的意義，但深受觸動，陸續做了許多與此意象有關的作品。

此作之後還包括有一九九一年〈侯府喜事〉的裝置作品與二〇〇五年小兒子出生後所繪的米夏元年系列。是死亡、告別、遁世與重生吧！

六腳侯氏補註于苑裡二〇〇七

## 坐在屋脊上看山

胚布、複合媒材 146.5 x 180.5

1988



## 眼睛

油畫 92 x 117.5 cm

1988



## 牛肉場。聖域

油畫 117.5 x 92 cm

1988

牛肉場。聖域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癱瘓。物品。不堪。一九八八。六腳侯氏役於旗山。二〇〇七于苑裡補註。





這次在台北「罐 空間」10週年展中，劉太乃拿出珍藏多年的侯俊明青年時期的作品，以「掰」為題，舉辦名為「青年侯俊明」收藏展，除了展現與藝術家惺惺相惜的收藏情誼外，更想讓大家看看青年時期的侯俊明，在大學及當兵（台灣所有成年男生都要服義務兵役）時期創作青澀萌芽的初始。

## 當兵時期 - 情愛與幻想的救贖

畢業後銜接當兵的過程，如果在學院時期表現出情慾，那當兵時期，則昇華到一個更親密的題旨：情愛。

由慾到愛，就引出他專一於師長教誨與體制的愛破滅，對於軍中時期女友的愛破滅，這些愛都是支持他生命最基本的精神支柱，因此也比起相對單純的身體慾望更讓人遁入地獄。

他談道：「當兵時我特別需要當時的女朋友，收假像生離死別，我很恐懼回到營區那個分離帶給我很大很大的焦慮，當兵處在一個閉鎖的狀態，加上精神非常痛苦，於是走入個人內在的天馬行空，並且瞎掰故事讓自己從那個痛苦裡面解脫出來」。為了撫平軍中痛苦而瞎掰的故事，此次的作品〈掰開〉與書寫幻想出的小女人陪伴的旁白，就是在這樣的精神壓力下所繪製；作品〈碧潭松下靜坐〉則是在軍中時，悼念與女友未成形的嬰孩，儀式性地繪畫與懺悔。

而在〈抱著愛人的頭在林子裡奔跑〉這幅作品裡，為何看似陰森的母題，持頭者卻是面帶微笑心滿足的在燦爛

的綠意下奔跑？這樣的意向也是來自於跟女友的分手後的幻想。侯俊明聊到：「差不多退伍那時跟女友分手，因為未來人生的想像，跟當時的女友是連在一起的，所以這個情感的瓦解等同於未來人生的整個崩毀。所以那時畫著抱著頭，是畫情感的創傷，抱著頭走動，當時自己也很難說出個所以然，但我現在回想起來，抱著愛人的頭，感覺就是非常渴望擁有，因為頭是一個人的代表，比如古時候戰爭都是提著頭去交差，把頭取過來，抱著頭就代表那強烈個想要擁有某個人的渴望。」

這種對於面孔的占有或找尋，也讓侯俊明後來的許多的作品跟「面孔」相關。比如後的〈刑天再變〉作品，侯俊明接續談道：「刑天戰敗被割首後的不服輸，整個身體變成臉要繼續戰鬥。對我來說是個很強烈的抗爭意象，不服輸的一種執念，這個執念使他的身體變形。相對於刑天來說，我自己則是一種找尋，要把那個頭找回來」。關於面孔所衍伸的作品的還包含1997年台灣裝置藝術展，侯俊明將頭安置於樹上，以及1988年【食月】的展覽，他的裝置就是把頭放在魚缸裡面，也代表這想去珍藏擁有這顆頭。



## 百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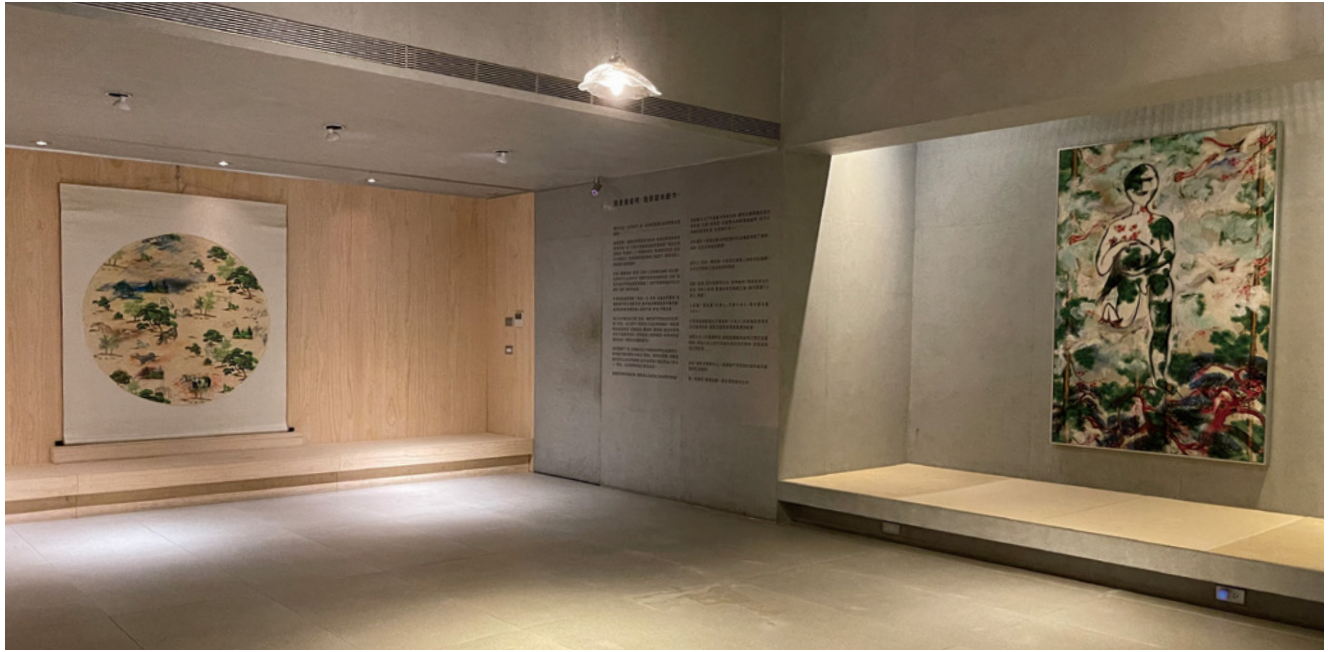
窗簾布、丙稀

180 x 180 cm

1986

此作於蘆洲藝院畢業展前  
今於太乃金龍湖宅再見此作  
已是九年後  
圳鳴34





台灣解嚴報禁開放、兩岸探親、民選首長，台灣從政治和社會禁錮中走了出來，而侯俊明的創作正反映出當時台灣無所不在的生命力。爾後，他的創作更不斷在兩性、父權、民間宗教，挑釁著台灣和華人及全人類所對的傳統道德框架。

## 軍中美工班-炭筆、塗鴉書寫與胚布

因有畫畫能力而從裝甲部隊轉調到軍團美工班的侯俊明，因軍中老兵的照顧，有些許時間能得以在空間環境受限下，以炭筆畫在胚布上的方式快速塗鴉，透過快速的繪畫去釋放自己焦慮。此次展覽作品〈坐在屋脊上看山〉與〈掰開〉的快速性書寫作品，便是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所產出的作品。而在軍中的創作，在侯俊明服役期間，也讓他台北永漢文化會場與鄭在東、侯聰慧動辦了三個人的聯展【食月三人展】，也是作品〈掰開〉首次公開展出。

侯俊明說：「以前在學校時，我用塗鴉的原因，第一，是為了想反叛學院傳統，反叛高尚美麗被修飾的美學。第二，是故意以一種比較粗糙沒有技巧的方式去做表達。然而，當兵的塗鴉是因為客觀條件只能用塗鴉去表現，但也讓後來的創作就都是用這樣的塗鴉去進行，還有文字的運用也是那時就開始用來說故事，那個階段就是講我自己的故事。」

能得以自由地運用文字，也與台灣戒嚴解禁相關，侯俊明的叛逆，並非刻意而為之的唱反調。反倒是順其自然地重現解嚴後的時代還原，與社會經歷在高壓統治下後，

解壓縮人性的集體原欲，貪嗔癡慢疑等頃籠而出。

他說：「我退伍的整個社會文化是反叛，不是我反叛，在大時代的氛圍底下，我就是一個容器或雷達站，將接受到訊號轉譯出去。我當兵那年台灣解嚴，我很幸運成長在台灣這個關鍵的年代，因為對我們創作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言論自由，前輩畫家沒辦法畫社會性題材，隱喻的話都可能被審查，所以解嚴後各種資訊開始流動起來。其實解嚴之前社會就已經開始鬆動，所以我唸書時走在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各種色情表演，工地秀、脫衣秀、牛肉場、電子花車等，威權瓦解後首當其衝的就是這種很本能的事情，還有很重要的就是宗教信仰，在我的成長年代，宗教信仰被認為是粗俗迷信，甚至乩童是違法行為，妖言惑眾，所以小時候宗教活動也是很被壓抑，所以雖然我是鄉下小孩，我對宗教活動也很陌生。後來因為台灣解嚴，我才有機會接觸這些宗教民俗，報禁解除後，我在報紙上看到這麼多宗教活動，我就全省去看，也才有後來的〈搜神記〉，我的創作就很受這些宗教民俗的影響。去參加這些活動很受衝擊，很像出國，在自己的土地的事物卻很陌生。」當時的侯俊明就像就像水晶，一個訊號放大器的導體，以創作結合自己的野性去紀實社會現況，展出作品〈牛肉場。聖域〉便是在這種時代氛圍下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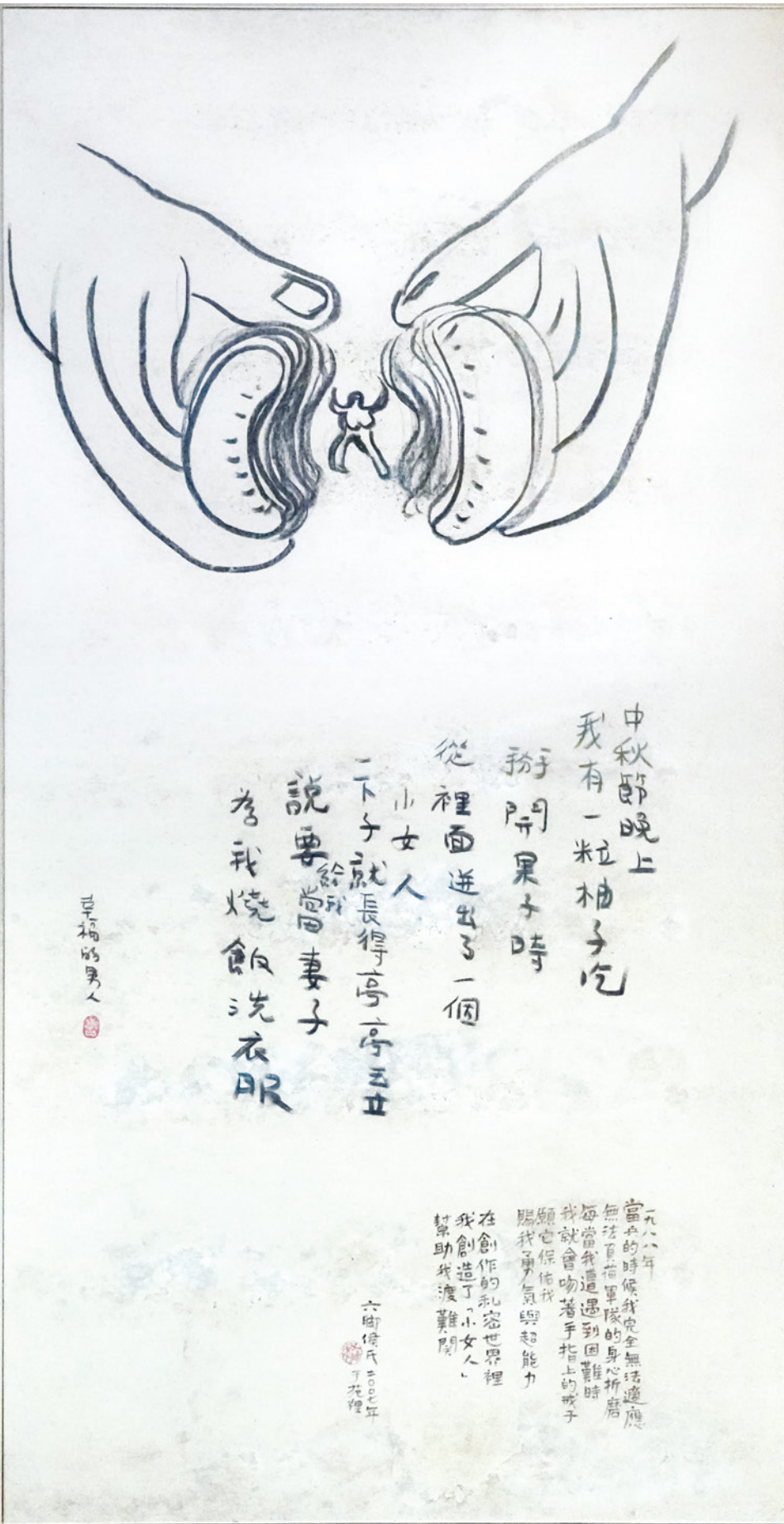


# 掰開

胚布、炭筆

157.5 x 87.5 cm

1988



中秋節晚上  
我有一粒柚子吃  
掰開果子時  
從裡面迸出了一個  
小女人  
一下子就長得亭亭玉立  
說要給我當妻子  
為我燒飯洗衣服

幸福的男人

一九八八年  
當兵的時候我完全無法適應  
無法負荷軍隊的身心折磨  
每當我遭遇到困難時  
我就會吻著手指上的戒子  
願它保佑我  
賜我勇氣與超能力

在創作的私密世界裡  
我創造了「小女人」  
幫助我渡難關

六腳侯氏  
二〇〇七年  
于苑裡

中秋節晚上  
我有一粒柚子吃  
掰開果子時  
從裡面迸出了一個  
小女人  
一下子就長得亭亭玉立  
說要給我當妻子  
為我燒飯洗衣服

幸福的男人

一九八八年  
當兵的時候我完全無法適應  
無法負荷軍隊的身心折磨  
每當我遭遇到困難時  
我就會吻著手指上的戒子  
願它保佑我  
賜我勇氣與超能力  
在創作的私密世界裡  
我創造了「小女人」  
幫助我渡難關

六腳侯氏二〇〇七年  
于苑裡



## 靈性的聖潔——佔有、找尋到放手

不難理解，侯俊明早年許多創作都與當時的生命困境有關，他以創作去解決自我的生命困境，青年時期的他不管是否因因缺愛去占有，或者自我定義迷茫的追尋，來到如今，在他認為實現藝術夢想後，又歷經婚姻的離異，開始轉以靈性上的探求。

他說：「因為我的藝術夢想，在三十幾歲的時候就已經實現了。比如三十歲的時候完成〈搜神記〉，然後被選去威尼斯雙年展，這在藝術的追求上我就很滿足。到了我三十多的時候，開始轉向靈性畫曼陀羅，我又開始做〈亞洲人的父親訪談〉與〈身體圖〉，這時的內在尋求已經轉向聆聽他人的內在，別人的生命故事與跟我個人內在相互的梳理，我聽別人的故事也可以得到參照救贖與啟發。」

並且，如今這個伴隨侯俊明生命歷程所發展的「創作胚胎」，已然發展為更明晰的主體。從後來的作品中，開始從器官發展為完整的身體，身體連結慾望，慾望連結了心，心再連結了靈性。在這個過程中侯俊明向外衝撞後的支離破碎，又次次自我療癒，把因為身份轉換而放棄的「手腳」拼接回來。他補充道：「要把頭找回來的狀態，這是大部分人一輩子要做的事。因為成長所面對的角色或文化的衝擊，大部分的人都活得分崩離析，很分裂的。所以我們要花很大的力氣來整合自己。我們而努力整合起來。不只要把頭接回來，還要把身體接回來，把心接回來，這個整合是沒有完成的一天，是一個進行式。因為在不同時間會有不同的課題，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克服。」

這個胚胎長成完整的主體後，從侯俊明近期不管關於〈身體圖〉畫人他人，或者〈身體祭〉畫神祇，可看出他已不像小時候那樣疏離於人群，反倒走入群體發展更健全的人我關係與人神關係。

而不變的是，早年那快速性的塗鴉繪畫的方式，一直都是即刻回應當下最內在情緒的方式。這種以更覺察的方式找尋生命的意義與自我療癒，就如侯俊明所言，沒有完成的一天，至死方休。

## 關於我的小女人

七月十六日 我告訴我的小女人 我要去當兵了  
小女人說 為了國家 你且就安心地去吧  
當你想念我時 就合掌望著北方的星辰喚我  
我就會下來和你在夢中相會了

並且撮下髮毛 結成小戒指 輕套在我的小指上  
告訴我若遇到了艱危困難的狀況  
只要深吻著戒指 反覆默唸 唸 詞 蒂  
就可以化危為安 減輕痛苦了  
但切切不可哭泣

在無星的夜空下  
在聽到鄧麗君唱 我只在乎你 時  
往往忍不住地暗自飲泣

我的小女人即因之化為天鵝  
冉冉升空 離去  
在那同時 一顆蛋 從天空滑落了下來

現在再聽 萍聚 心中百感交集  
到底是怎樣的一首歌 好像蠻樂觀無牽掛  
實際上  
卻是很悲涼的

俊明  
1988.8.17 記於旗山



這是關於當年《小女人》展覽的侯俊明私人筆記